

學佛六篇

上



學佛六篇目錄

勸研究佛法說

說習氣

修慧說

說佛法之利益

因果之理必通三世說

業命說

附王小徐先生科學之根本問題

勸研究佛法說

聾其杰乙酉年

佛法博大圓通而又平實堅固。凡稍具慧眼能讀大乘經典而肯精於論著者。能愈造愈深。愈見其博大圓通而亦愈歸於平實堅固焉。故般若經以空翻為名。喻其堅固而不可壞也。然金剛豈果足以喻佛法之堅固哉。天地有盡日月可滅。一切有爲之法可熄。而佛法不可壞。蓋世間一切物堅固貞恆如山河大地。金剛寶石皆具必變必壞之理。故世間實無不壞之物。惟知其終壞。故知其目前之存在。乃暫而非常。幻而非真。惟其非真非常。故知沾戀此一切物之人我衆生。亦隨之流轉成爲暫幻。亦從可知。凡能不滯著於此暫而幻之一切物與法者。則真與常之道存乎其間焉。佛法者導人以歸真反常之路者也。自世人之眼光觀之。則百年亦壽矣。宇宙亦大矣。庶類亦衆矣。飲食男女富貴功名亦樂矣。得之者欣喜。感謝之不遑不得之者艷羨營謀之是急。而自佛眼觀之。則但見其貪嗔癡妄。妬嫉爭殺。憂怨煩惱。疾病死亡。不僅此也。又見其恩親冤怨。疊互報償。畜體人形。遞相噉噬。六道輪迴。長劫流轉。迷惑顛倒。各不自知。逐妄謂真。認苦作樂。此釋迦如來所爲慈悲垂愍。現身說法。欲度羣迷同入覺路者也。無如衆生業障深重。呼之。

不寤。啟之愈疑。佛以清明之眼。視三界如火宅之不安者。吾人以業障之識。認六塵如蜜味之難捨焉。見地之不同。固有如此者。夫常人之智。去聖甚遠。然他人有過。見之則明。訾議非難。雖三尺童子。猶優能之。其不見人過。不談人過者。吾見亦罕矣。至於常見己過。而勤於省察。誠心悔改者。亦千萬中不得一焉。見人過。則明見己過。則闇。惟見人過。故我慢益深。不見己過。故我執益重。總之。迷而已矣。迷者。不覺之謂也。惟其迷而不覺。故陷於罪網。趨於險途。安於苦趣。淪於惡道。舉世間一切煩惱罪苦。何莫非迷之爲害也哉。佛者。覺之代名詞也。去妄返真。背塵合覺。謂之佛。離眞逐妄。背覺合塵。謂之衆生。佛與衆生原爲平等。何以故。以一切衆生同具佛性。與佛初無差別。故佛視衆生一一皆佛。而以迷故。失其本性。入一切苦。不得解脫。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吾人所具之眞如本性。聖與凡同一故耳。論佛法之極則。須明心見性。脫離輪迴。斷盡惑業。成等正覺。其義深遠。初非常人所能了悟。惟佛示生。欲度羣衆。故其說法。方便隨緣。大小乘經。卷數千百。契理契機。各以因緣。深淺受悟。故入佛成佛。其道至廣。其途至近。大藏經典。浩如煙海。皓首窮年。不能盡讀。然不識一字者。亦自能與彼遍讀大藏經論之人。同證佛果。

陸象山曰。我雖不識一字。也要還我堂堂地做個人。此卽人皆可以爲堯舜之意。儒家之言。凡聖無別者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至善。其程序爲定靜安慮。得其工夫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此亦惟在於精勤之修習。雖不識一字。儘可辨得。不待讀破萬卷而後能也。故有博學多聞之士大夫。而悖禮蔑義者。則名之曰禽獸可也。亦有目不識丁之愚夫愚婦。而居仁由義者。則稱之曰聖賢可也。故知作聖之道。在存心制行。不在博學多聞。求己則當下具足。務外則徒勞無功也。惟佛亦然。故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亦因佛性本然。當體卽是也。明乎此。則吾輩固具作聖作佛之資。然而不爲者。豈非自暴自棄也乎。顧世人於自心本具之道。多漠然置之。而欣羨乎功名富貴。且營謀之莫不盡竭其智力。然而未必能得。或得之旋失。且以致禍。何哉。良以其所求在外。而非由己故也。若夫修身養性之事。則己所自主。非他人力所能及。富貴雖難致。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良以其求在我。而非在外故也。故趙孟可以使人貴賤。聖賢佛菩薩不能強人使成聖佛。內與外之不同也。其故可思矣。或曰修身養性之事。孔孟言之詳矣。何爲而必學佛。且佛出世法也。其道難行。非可盡人而學。則何不專求之。孔孟之言乎。答之曰。凡世

間法。孔孟盡之矣。然吾人豈惟生是世而已哉。前乎此生後乎已死。孔子所不言。則有待於佛說焉。蓋我佛如來以歷劫修證成大正覺。得大智慧。具大神通。故其眼光透視一切。前劫後世。微塵世界。一一明了。如指掌紋。我輩衆生。未了生死。不依佛說。從何解脫。吾嘗思之。吾人有生。譬猶居室。孔子之道。如居室中。四周有牆。上有瓦。覆下有地。載室內設備。一切用器。莫不悉具。吾人自母胎降生。以至終老。所需之物。俯仰具足。無待外給。乃至几案牀座。陳列有序。圖書珍寶。燦然美觀。飲食衣服。隨時供給。誠無遺憾。之足言矣。此世間法。當以孔子教義爲集大成者也。然而吾輩來有所從去有所往。曷因而來往。將何止。此室中人。亦當計及。何以故。此小室中。不能常居。來非由己。去不自主。譬如旅宿。明日將行。若不問明。途徑方。向茫然。就道將何投止。逆旅主人。款我周至。賓至如歸。所求無缺。惜此館舍。不能將隨。辭館登程。須作他計。佛名大覺。如指路人。熟知山川。道途夷險。更知前程宿泊之處。道有數途。宿有多所。其間美惡。頗爲懸殊。告行路人。善自選擇。此指路人。亦有居所。室無牆壁。亦無覆載。以大覺故。洞闢無際。橫觀十方。豎窮千世。故所指導真。實究竟。遼之而行。庶得安穩。儒佛之異。蓋如此耳。蓋儒者之道。格致誠正。修

齊治平。所以修身治世之法備矣。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所以立教勵行之目詳矣。然佛亦住世。固不廢世間法。其爲世間人說法。亦不外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等。其所異者。佛所說法。重究竟義。何謂究竟義耶。卽此居室牆壁覆載之外。一切景象物事來源去路是也。孔子不言天命之所以然。不說鬼神生死之事。蓋儒家之正宗。專以日用人生立教。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然世界固不以吾人所居者爲止。此世界中亦不以人類爲止。人類亦不以此生爲止。此皆事實之彰彰者也。假令此世界外之種種界。與人無關。人類以外之萬物。與我無關。我生以前至死以後。與現生之行爲命運無關。則吾人亦何事研究。及此渺茫之事耶。惟佛慧眼洞見此一切色相受生之世界人物。皆爲吾人業力因緣之所成就。天人鬼畜。罪福因果。遞相輪迴。末由超脫。以業障故。不自明覺。不能得見。十方三世六道衆生。互結之緣。惟逞迷情。增造惡業。享福報者。富貴安樂。益迷本性。恣情享用。肆作威福。凌虐他人。暴殄萬物。方自以爲此天所命。（註。紂王暴使其民百姓怨叛。乃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彼何能爲。王莽亦言。天生德於予。漢兵其於予。何耶。教言猶太爲天之選民。餘稱外邦人。不與齊等。又言天生動物供人之食。皆此類之見解。）

受苦報者。夙世有業。不知懺悔。肆身口意。又增新業。設此迷衆。忽得慧眼。則能視見。今生受命之所由來。貧富貴賤。智愚窮通。悉爲夙業之所招致。又見今世父母妻子。友朋仇怨。悉爲夙世之所交與。或爲恩人。或爲怨家。或爲債主。或爲逋負。今來報償。各如其量。又見所居世界。於三千大千中止一微塵。上有佛土天道。下有鬼畜地獄。除佛土外。餘皆輪廻於生死苦海。不得超脫。又見吾人生世。號稱百年。在無量劫中。纔一剎那。前有千萬億世。後有無窮盡時。在此過去劫中。忽然生天。生人。忽然爲鬼。爲畜。皆從受人身時之一剎那頃。造各種善業惡因。還於盡未來際。收各種福罪果報。又見此世界內一切衆生。人形畜體。罪福報應。各各以其業力。因緣造成。今生形相命運。又見吾人自身。各具妙覺明心。眞如佛性。於清淨中。得大自在。惟因業力。致起障蔽。一點靈明。變爲昏翳。染幻妄緣。呈顛倒。相貪瞋癡慢。習爲自然。殺盜淫妄。安之若素。竊取虛名。耽逐貨利。爭勢爭權。誨淫誘盜。致使子孫惰逸驕縱。而歸覆敗。樹立怨仇。嫉恨傾陷。以取禍害。作僞心勞。至死不悟。一旦無常。究竟何有。止餘惡業。隨身不去。更入三途。徐徐受報。如此等等。世間情事。各以因緣糾結。變幻於慧眼中。一一皆見。又復還見。吾人一生。從少至老。從朝至

暮心隨境轉。煩惱不斷。或於蚊睫蠅頭。爭奪貨利。較錙計銖。念念不息。見世間物。一可愛。惟願是物。盡爲我有。更有美色美聲美味。一切可欲。見取不捨。以此貪念。執著牢固。不能解脫。又或功名場中。爭竊虛榮。揚己抑人。多行虛僞。出言行事。起心動念。專爲他人觀聽之故。積虛僞心。遂成驕慢。發爲仇嫉瞋恨等念。因此我見。執著牢固。不得解脫。又或業障蔽錮。無明熾盛。抱頭狂行。蒙眼摸索。於摸索中。自謂全見。執妄謂真。認小作大。將虛說實。指邪爲正。於顛倒中。執我爲是。由此愚癡。更增惡業。身口與意。不知戒制。任縱肉慾。求快口味。由此演成殺盜淫妄。以如是業。招如是報。遭殺遭淫。遭欺遭盜。天災人禍。譏讒橫逆。彼愚癡人。莫明所自。是貪瞋癡。名曰三毒。互爲因果。循環不息。愚癡爲病。貪瞋以生。貪瞋作業。還長愚癡。吾輩衆生。於中生活。迷蒙醉夢。不得醒覺。偶有機緣。忽然醒寤。頓照前迷。貪瞋等害。於覺眼中。一一皆見。吾人衆生。迷多覺少。迷經百年。覺難一瞬。此一瞬中。幸得醒覺。便是夙世修積之果。亟應醒澈。猛省覺照。勿任昏沉。又復迷去。又衆生中。癡多慧少。百千萬中。慧難一遇。幸遇其一。指點迷路。便是善業所種之緣。應即勇猛。研索究竟。不堪荏苒敷衍。過去釋迦如來度衆。示生於羣迷中。爲大覺者。以慈悲。

心。連廣長舌示苦樂途。指迷覺路立大宏願。度無量衆。出生死海。超煩惱境。所謂
佛法廣大圓通。平實堅固。是真實義。由佛慧眼照見一切。依實而說。不由揣測。愚
人無智。但信所見。其不見者。疑而不信。皆由惑業結爲蔽障。縱有見聞。無緣得悟。
大抵世人法執爲病。喜有爲法成剛強性。於此等人欲學道者。須自卑下。發空觀
心。由此熏修。則得正見。又有等人弛懈爲病。貪安就易。辭難畏苦。聞佛戒行。望而
卻步。於此等人欲學道者。須自明決。發恭敬心。勇猛精進。則入覺路。佛所說法。千
言萬義。各以因緣隨機而立。皆方便門。皆究竟義。博如煙海。約以一貫。其道爲何。
曰戒定慧。試以儒學。推衍其義。蓋學道之要義。儒與佛同。儒以明明德爲極。則佛
以得正覺爲究竟。明德以平天下。正覺以度衆生。其義一也。至其致明致覺之道。
亦同一揆。儒言知止定靜。安而後慮。得猶之。佛言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慧即始覺。
合本覺之正智也。大抵吾人性靈之汨沒。皆由事物之紛擾。去其紛擾。靈明自現。
所謂慧明。非從外得。譬如寶鏡蒙於塵垢。塵垢一除。光明復現也。至於致定靜之
法。儒佛復同一轍。儒言知止。佛教持戒。止至善者。斷之以禮。視聽言動。非禮則止。
持佛戒者。殺盜淫妄。並酒而五謹。身口意絕貪瞋癡。都攝六根。常住淨念。持戒之。

道。於斯爲至。衡以儒學。初無二致也。或問曰。儒佛修持既同一法。吾輩素讀儒書者。何必又仰求於佛法乎。答曰。吾前旣言之矣。治世之術。律身之學。儒家之言。備闕而置之。非究竟義也。今世人之以學佛爲難者。以戒肉食爲最。以其難也。則設爲種種辯詞。以護其短。夫肉食之不安於禮也。非僅爲輪廻受生人畜所共而已。卽令世間實無輪廻之事。而動物之含靈具識。在在可見。何容恝置。例如母雞奮翼以衛雛。孤雁哀鳴而覓侶。蜂蟻有法以治羣。犬馬銜恩而報主。其仁。其智。其禮。其義。異於人者幾希。殺而食之。母乃於惻隱之心。有未盡乎。儒家於肉食一事。雖無確定之主張。孟子於此問題。則嘗有明白之表示。其言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稱君子遠庖厨爲仁術。此其言有深旨焉。術者權宜之謂。以顯別於義之正善之至者也。朱註爲預養是心。以廣爲仁之術。繹言之。卽留以爲達之熟之之地。亦猶佛家之五淨肉。爲不能遽斷肉食者。開方便法門。夫孟子旣認遠庖厨爲權宜方便。則其不以肉食爲安於禮也。意甚明顯。觀其數陳王政數言七十者可以食肉。朱註謂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則其以世

法習慣未易遽改。姑爲此嚴格之限制耳。此皆孟子充無欲害人之心以仁民而愛物立教之深意也。蓋孟子言仁義至精而仁義必安於至善。非可敷泛從事淺嘗輒止。故其言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又曰。五穀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審是則雖有不忍見死不忍食肉之心。而不能達之。以見諸行事。自孟子觀之。猶不仁也。王陽明曰。知而不行。猶無知也。則孟子視仁術。爲未熟之仁可知。而此知遠庖厨之心。終有待於熟之之功。亦甚昭然矣。不然。孔門以格致誠意爲學問工夫者。此等天理人欲之間。是非幾微之辨。正當推勘入裏。求一明白底着落。勿使有些須含糊隱藏於中。以期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自慊。於心爲止境。曾謂孟子之賢。而以此掩耳盜鈴之術爲至善之義乎哉。如來說教。重究竟義。故於肉食問題。積極主張定爲戒律。使人必致其知。以達諸行事。蓋不如是。則止至善之義有未安。而明德親民亦必不能臻其極。今證以孟子之言。而佛之教義。益究竟安穩堅固而不可破矣。於此足見佛法精義。得孔孟之教。乃益彰顯而無所抵觸。故佛教始於印度。而獨昌於中國。因其有歷代學者能本其孔孟心性義理之學。以印證發揮之故耳。是故言治平之道。則雖值今日國際糾紛。

民生艱困之時。求之孔孟遺言。蓋概括而無遺漏。應用而無不適當。然欲窮是糾紛。難困之所由。與夫禍亂殺業之所本。則須通三世之因果。明業力之感召。凡此日世間一切事相。之生滅變幻。一一有過去時間同量。事相之糾結。因緣與之相對。相印。各如其量。而自爲消長。肉眼不見。佛則洞觀。故愍衆生。教勿造業。訓誨叮嚀。惟此一事故。言衆生畏果。菩薩畏因。蓋果有盡時。因無窮際。前途茫茫。言之可怖。如何而免造業。則當慎守佛戒。除貪瞋癡。謹身口意。儒止至善。佛教念佛以念佛心。卽是佛。故果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塵障掃空。感應道交。及至臨終。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一履佛地。永不退轉。終證菩提圓成佛果。此大乘教義也。最上根人。固如是修。如是證。最下根人。亦如是修。如是證。以如來之慈悲平等。衆生之佛性平等。故也。所願見者聞者。悉皆力敦倫常。恪盡己分。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戒殺護生。信願念佛。自可生入聖賢之域。沒歸極樂之邦矣。何幸如之。何樂如之。古德有言。人難得。中國難生。佛法難遇。淨土橫超三界之法。更爲難遇。我等幸而已。得遇。不生信發願。努力修持。以期同登覺岸。而後已乎。

續文先已於乙丑三月刊印小本。予旋於六月赴普陀。求教於印光法師。蒙改

正二三處。法師尤注重末段。謂無論上根下根。當以淨土爲歸宿。原文有人天福報方便法門等語。恐人誤會。又致迷墮。其慈悲懇摯之意。至可欽感。其杰識。

說習氣

聾其杰乙丑冬月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古語有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夫習者何物也。所移者又何物也。吾人蒙童讀書自三字經始。即知習相遠之言。然鮮有深求其故者。故終其身爲習俗所移。而莫或自覺焉。聖人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者也。察病者癥結所在。因而投藥。孔子悲夫。習染之移人也。故特揭而出之。使人知致力於不可移之學問也。吾人亦常論人動謂某也有習氣。某也習氣甚深。世固多習氣。特重之人。眸然見於面。施於四體。形於言語行事者。尤易觸吾人之目。望之而生厭。然假令吾輩能反觀內照。則知自身未能免於習氣之染。其視彼人亦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習氣之名詞。始見於佛經。華嚴經云。斷除一切煩惱。習氣。蓋儒與佛教人著手致力之事。不外乎掃除習氣。所謂克己者。克除習氣也。斷除習氣。則復禮而歸仁矣。所謂閑邪存誠。去欲存理。胥此意也。而佛家之言。尤詳而精。儒家言性命。皆以今生爲斷。其言習相遠也。指少長至老。所耳濡目染。以養成之習慣也。青年學子。一入學校。則染學校之習氣。入社會。則染社會之習氣。然果使其習氣僅爲是學校。是社會所染。而得。則一經賢師友善知。

識之喚醒。不難脫離其新染。而復還其純潔之本質。然吾人之習氣固有與。有生以俱來者。既非僅由今社會之所染。亦不易於驟然解脫。以學問藝術證之。世有不學而能。雖老於其道不能及者。以嗜好性質言之。有生而好善樂義者。或生而有奇癖惡習者。不待教而始然也。若是者。世皆稱爲夙根。夙根者。夙世所養成之習性也。吾人所貪欲所愛好所營謀所職事。則念茲在茲。而不能忘。是染着心。不因身死而得了脫。則復隨有生以俱存。吾人八識。田中滿藏。如是等等。雜亂意識。皆挾多生之經歷以來者。而亦卽習氣之所本也。是故新汚易浣。舊染難滌。吾人之習氣。既不止於今生之濡染。則欲抉而去之。非可以旦夕驟。幾其必將之。以勇猛持之。以貞恒期其收效。於漸次也。習氣之最難改者。厥惟我執。以我執故。見我爲是。遂覺自己種種惡習。皆爲善行。次則認爲無關要義。不妨安於故常。無所待於改刷。凡此安常習故之見。卽習氣根蒂所繫也。習氣所在。煩惱隨之。如影隨形。如響應聲。欲除煩惱而不斷習氣。則自欺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可以斷習氣也。曰。習氣之來。由於業識。識之所在。習氣生焉。識有多端。都區爲八眼耳鼻舌身意。各有所覺。是名六識。此外則有末那識。卽我執之識。阿賴耶識。卽末那識所執。以爲

我者。其義爲藏。世所泛稱神識性靈者也。例如眼識所感。色質形相一切之美。印於識海。凡入我眼之物。卽以藝術之眼識分別之。我認爲美者。愛好沾戀。我覺爲不美者。厭惡棄離。以此之故。對於日常事物。如衣服器用。車馬屋宇。念念貪美厭惡。因貪厭故。煩惱增進。此習氣之根。於眼識者也。其屬於耳鼻舌身者。亦復如是。耳鼻之好。範圍似小。聲香之入。影響亦鉅。知爲習氣。庶不爲累。至於舌身。爲用較廣。凡身所觸。貪欲情思之所由生。凡舌所嗜。貪欲殺業之所由起。就中尤以舌識。習氣深而難拔。夫養生之需。原極簡易。疏食飲水。孔子所安。一麻一麥。釋迦實踐。然常人之習。口腹爲累。或嗜肥膾芳脆。或喜山珍海鮮。好之成習。則莫能改。雖亦聞知淡泊。利於攝生。膏粱毒能爲害。止此下咽。須臾之頃。不能稍自遏抑。則費錢財。傷生命。以徇此斯須間。喉舌之欲。在所不惜。夫常人畜一禽一獸。以供玩弄者。親之愛之。若有感情。獨至爲口腹之故。殺千百命。不以爲怪。慘呼哀鳴。不稍動心。同一貪生怕死。同一覺知痛苦。同一含恩怨毒。不思遂其生。而反利其死。悖仁蔑義。傷天害理。一經道破。無可辯護。而公然安之。不以爲意者。何也。則習之爲害也。其習既深。則反覺甘淡爲無味。視節欲爲矯奇。甚矣。習氣移人之可懼也。舌之用。

既頻其受習亦最深故欲致。力於斷除習氣者亦必先從舌根着手故佛戒以持齋爲重也。至於意識之習多而且烈約而言之曰貪瞋癡大抵五根之貪皆意習也貪而無已驕瞋生焉驕瞋貪欲互相增進靈明之知遂爲所蔽愚癡之來蓋由乎此世間多欲之人或恣口腹或徇情色或貪金錢或嗜玩物縱情肆意巧取強奪如蛾撲火不避危難旁觀之人或憎或憫諷之不悟勸之不聽習氣深入之故也。至於多瞋之人意氣用事驕慢嫉妒爭強好勝褊急淺狹多憎易怒煩惱既叢乖氣迴互言輒招尤動卽有礙悔艾雖頻迄莫能改習氣深藏之故也若夫愚癡之人覺知已蔽抱頭狂行蒙眼摸索於摸索中自以爲明於狂行中自以爲智危境在前彼不自覺方目以爲機巧可恃安穩可保雖遇善知識指點迷誤示知途逕彼則執持我見深閉固拒法語異言聽而不入真理實義聞而不悟於一切時我執爲害此無他習氣障蔽之故也是貪瞋癡三者皆意識中習氣所發也而其由來爲執我故爲有我故故於謙論忠言不能虛心容受正法義理不能平心研究襲故蹈常安惡文過不能勇決訟克邪見偏執癖嗜詭行不能抉擇遷改總之執我有我之識心深植於中牢不可拔良以多生之熏染發爲今生之習氣是故

釋迦垂訓。指明心性。示去妄返真之方。教從迷入覺之路。說煩惱根本之緣。誨因果究竟之義。而其初步以斷除習氣爲主。此其義儒家同之。大學言明德在止。至善知止有定。靜安慮得。猶之佛教安住其心底於正覺。由戒得定。定慧則覺。言止。言戒。同期。安定。安定之功。同期。明覺。明覺之極。同證心性。(儒言盡心知性。佛言明心見性。但儒只略言其端緒。佛則詳言其究竟耳。)其言戒定知止。明覺。明德。皆言弗迷失耳。心體本明。意動有識。識有染着。則障其明。離此染着。復歸明覺。所謂習相遠者。遠乎心性之眞。而移其妙明之覺也。心有不可移之道。存譬如防盜。注目而視。嚴兵而守。則寶藏可保。而勿失。習氣者。盜也。善葆覺明。精修戒行。則性眞常存。而幾於上智不移矣。夫習染入人賢者。不免。雖深淺不同。其被移而失。防其主宰。喪其本心。則一也。不知其爲習氣而聽任之。則陷溺日深矣。知其爲習氣。而勇猛斷除之。則遠移可免矣。大學曰。苟日新。日日新。言滌習染之汚。而作新之也。孔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立而不惑。不移之謂也。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又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庶人去之。君子存之。夫所以不動心者。以其有存焉者在也。不

爲外物所移故也。釋迦如來教人安住其心。以能捨而不著相爲要義。使學者內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外捨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凡一切事相。一切緣會。乃至一切功德。無不捨者。其究竟指歸。在證自性。故明心性。則雖掄刀上陣。亦如如不動。逐塵勞。則在參禪念佛。亦亡失本真。移與不移之別。蓋如此吾人爲學。其知所致力矣。

此篇之作。爲自訟也。其杰自知貪瞋我執。習氣之深。嘗勉致力。迄未能斷除少分。因自潛思澈求其故。遂成此文。詳致習之由。爲改過之助耳。世有同病者。或亦藉此爲他山之石乎。文中言八識處。淺陋無當。則以於內學素乏研求故也。偷蒙大雅君子。正其謬誤。不勝盼幸。其杰附識。

修慧說

或者問佛法是爲何事。答止是修慧。問如何是修慧。答就是儒家所傳的致知。若問如何是修慧。先要明白何者爲慧。慧者正智也。明覺之知。隨緣智與常人所稱爲智識者不同。所以要曉得何爲修慧。先要明白智與識的分別。佛說一大藏教。止是說明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就是要人離識入智。轉識爲智。現在我要略說何者爲識。何者爲智。

佛教說萬法唯識。意思是我們所有一切見。一切覺。一切欲念。一切分別心的結果。便成了這一切人我萬物生老病死苦的世界。換一句話。就是這些世界一切事理色相都是我們幻妄的心念所結成的果。這果也是幻而不實的。苦而不樂的。勞而不安的。害而不利的。然而我們却不能跳出這個苦的圈子。一次兩次三次到萬萬次輪迴流轉。不得罷休。譬如一羣牲畜。被人用鞭子趕著走。晝夜不得息。我們衆生却是被自己的業力的鞭子趕著打圈子。這鞭子的能力很大。若要問這鞭子在那裏呢。就是在我們的眼裏。在我們的耳朵裏。在我們鼻裏。在我們舌裏。在我們的身體。在我們的意氣欲念情感。這六條鞭子不住的鞭打。趕著我。

們忙跑。並且是一心情願高高興興的跑。若是問他跑的是爲何事這樣的忙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並不曉得這六條鞭子害他害得好苦。却覺得這鞭子打得到身上好快活。所以還在那裏要盡量的設法來奉承恭維他們。這就是我們的見識。感覺不明白不正確原故。這種見識和感覺是眼耳鼻舌身意所發出的。識不是妙明圓覺真如自性所原有的智。這就是智與識的不同了。譬如糞的臭惡。是我們人所曉得的。但是狗就覺得這糞很香甜而有趣。有時還爲爭這點糞鬪咬起來。不過是他們感覺見識不同。故此以爲這糞是好狗的識。如此我們看著他替他憐憫。我們自己是不是被我的識束縛流轉呢。這事能研究能領會。就是大學問大智慧。若領會了再向這裏用功。這就是修慧。

若問慧如何修法呢。答佛教孔教均教人修慧。都有一定不移的方法。佛教說的是戒定慧。就是由戒生定。由定發慧。孔教說的是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所得是指明德。就是智慧。止於至善。就是戒。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復禮。都止是戒的工夫。有了這樣的持戒克己的工夫。自然得定了。譬如我們平日局外論事。似乎很明白。一到

了自己身上便糊塗起來。何以故呢？因爲功名利祿飲食男女種種貪心驕慢嫉妒憎惡偏執種種瞋心把仁義禮智的本心一起遮蓋住了。所以要將非禮之事戒除私欲之心克去。以至善爲止歸自然心定而不亂免得臨事糊塗了。列位若是在這點上用過工夫的便曉得平日的思想態度言論舉動和遇見女色厚利珍物美味的時候或爭執嫉怒的時候大有分別能够打過這些關頭心念不動的就算是有定力。這不是努把力決然做不到的。講到持戒克己止善復禮就是要節制自己的欲望磨鍊自己的意志要把自己欲念所喜做的事勉力不要做自己私心所不喜的事勉力的偏要做。這叫做勉爲其難。若是不難就不算克己了。所以孔子說仁者先難而後獲可以爲仁矣。佛教說的要從難處做去就是難捨處能捨難忍處能忍難行處能行難受處須受。若不是這樣就事磨鍊斷不能改過遷善遇見一些子小事心裏就沒了主宰。所以佛教的由戒生定。孔教的克己復禮知止有定都是要就事鍊心先把這容易散亂的心使他受範圍節制。使他遇著情欲氣性發動的時候心能定靜不搖動不走失就是持戒克己的目的了。

講到由定發慧。這個境界。有淺有深。先講淺的。凡是忙亂輕躁的人。每每糊塗謬妄。安詳鎮靜的人方能清明決斷。這還是從尋常事情的見識上講的。若是講到最高的智慧。如孔教的克明峻德。知性知天。佛家的妙明覺知。明心見性的境界。還不是我們尋常人用語言文字可以說明的。這種境界。豈是尋常人塵勞紛擾。昏迷散亂中所能够得到的。有一件最明白的證據。就是東方上古聖賢都是講清靜之學的。他們的智慧實在高出常人之上。凡是講到心性學問。人生問題。都是至高極深。而且是萬世不易的。甚至於醫藥卜筮的學問。我們還靠著四千年前的書作用。不能跳出他的範圍。若不是智慧極高。何能如此呢。所以由定發慧。不單是佛教的秘妙。實是東方聖賢所同的大學說。定靜安慮得中庸。說誠則明矣。又說自誠明。謂之性。至誠復性。當然是定靜到極處的境界。可惜這種學問。中間失傳。直到宋儒方纔重新來研究。宋學淵源多半是參證佛學。觸類而通的。周張程朱陸諸子都是教人學靜坐。甚至於教人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王陽明在龍場。終日靜坐。忽得慧悟。發明良知的學說。簡直是禪宗坐禪開悟的一個樣子。近世的曾文正公。也是每日靜坐定爲日課。所以學問事業成就高出常流。也就是

定靜的功了。這種高的智慧。所以與尋常的智識不同的原故。是因為智慧所見的是理能透澈到底。智識所見的是事。不能透澈到底的明理的能够以簡御繁。善事的止是尋枝逐末。因為理能包括事。事不能包括理。近來新學科學家似乎理論也很深奧。但是沒有站得住脚。攻打不破的方法。有一個比喻。最為親切是扶得東來西又倒。例如德國的科學和軍事學及種種作戰的設備。稱為世界第一。加以謀臣戰將籌畫精詳。券操必勝。算無遺策。誰知到了臨頭。纔曉得從前所算計的都不合用。所預料的都不應手。以致死亡太多。延時太久。竟歸失敗。又如英國外交最狡。很心計。最精工。預料連合各國打倒德國。就可以壟斷世界海上的商業。誰知德國雖然倒了。英國的壟斷不但是不成功。並且自己的工商業也一敗塗地。是初料所不及的。這就是專從事物上計算。不能圓滿完善的證據。這話和科學家講。他們定不服。他說是德國英國的失敗。不能說是科學失敗。仍是計算調查不周密的原故。我老實告訴他。凡講事物永遠不能有完善精密到十分圓滿的時候。若將現在經驗上的缺點一一補填完密。下次用的時候。又要發見加倍的新缺點。新漏洞。又再加上十年百年的經驗。科學事物的智識增加了。

十倍百倍。那時發現的缺漏也增加了十倍百倍。忙得這班科學家跟著那些缺點漏洞後頭跑。越跑越離得遠。終竟趕不上。仍然困倒在地上罷休。因爲天地間事物是變化無窮無盡的。從萬變的事物上來研究。止能見一樣學一樣。暫爲一時期一地處的應用。過一些時換一處所。就用不著了。獨有良心上的理。是終古不變的。有了這不變的理。明白在心裏。等到遇著萬變的事物的時候。自然對付過去。世界上最後的勝利。是屬於大體上道理明白的人。不屬於事物上才能機巧的人。東方聖賢的教義。與西方學者的見解不同的點。就在此。一個係重智慧。一個係重智識。智慧屬於道德。屬於精神。所以專講物質數相的人。不能領略智慧的妙處。譬如在荒野地上忽然看見一塊銀子。這講科學的人。一定拾取來。他認爲既非偷盜而來。法律上毫無責任。況且沒有人知道。儘可取來作用。他若聽見說范文正公貧苦時候挖見窖金。都不取用。必定笑其愚蠢。他不曉得范文正公的勸業學問道德文章。決不是一兩錢子窖金所能辦得到的。他所以有這樣的成就。正因爲能不取那窖金。偏要忍窮熬苦。所以能磨鍊成功。這一番事業。這種智慧。是科學家和功利主義的人。所永不能了解的。照西方物質學派的眼光。

看來這銀子最好是拿來作有益的用處。例如范文正公當時何不拿這銀子買書籍並且貼補家用。自己更好專門讀書呢。再者若是不願作爲已有。何不取來辦公益事呢。這些說話似乎有理。他們的意思以爲即使拿了這銀子作用仍可以一樣做學問講道德。或者又想他若有錢能吃得好些。住得好些。精神愉快些。身體健強些。成就的學問事業許更大些呢。凡物質學家功利主義的人的思想大都是如此。殊不知這就是物質眼光純然照著理想的說話。沒有體會到人的心性感情。因物質環境所發生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深。從心性上用功是不能領略得的。東方古聖人專從根本上研究。所以能深明此中意趣。物質學家專從表面觀察。那裏能看得透澈底的一層呢。按照東方的學說。物質和精神不能兩樣。而同時發育的。所以物質上享用便利的人。精神上一定退化。所以欲要道德智慧。增長。除非是從艱苦中磨鍊出來。這不能用空談辯論。須要用事實來證明。請看古來聖賢英傑學問道德超出人上的誰不是從艱苦磨鍊而來。又從反面來看。凡是富貴驕養的幾個能成就學問道德呢。所以孔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孔子疏食飲水。樂其在中。又稱顏子簞食瓢飲陋巷。能樂爲賢。

孟子說。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恆存乎疢疾。疢疾卽是患難。又說天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這都是孔孟對於修養工夫說明。人的智慧道德必須從苦行磨鍊中來。曾文正公也說。智慧愈苦而愈明。可見這種道理係千古聖賢所公認的。這是幾千年事實經驗證明的。所以東方聖賢教人發展道德精神。都注重在苦行磨鍊。有一句俗諺說。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何謂自在呢。就是順從性欲。譬如色聲香味。著用性喜。美好適當的思想。主張行為性喜。自是利己的順從性所喜。欲就是自在。克制性欲不肯隨心遂意。就是不自在。這就是孔子說的克己己係人欲。說克己復禮爲仁。就可知人欲所在。就不自是。仁。仁是天理。克制人欲。恢復天理。就是聖人教人的目的。何爲恢復天理呢。就是。是。恢復本體。原有的仁義禮智的良心。所以一去欲存理。自然智慧道德都具足了。孔門講的禮。就是有形的天理。就是從天理定成的戒律。所以講到作聖的工夫。首先要從消極方面用力。孔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都是消極的工夫。須要能够。工夫。先要從消極方面用力。把非禮的制住。不做那麼合禮的視聽。言動就有極大的力量。所以佛家入門先

教持戒。消極方面。殺盜淫妄酒。一一戒除。積極方面。仁義禮信智自然。一一呈露。淺識的人說。東方聖哲的教義。是消極的。不知道。消極克己。就是爲的積極愛人。西方學者口稱愛人。口講幸福。自以爲是積極做事。連如何是幸福。如何是積極的學說。凡事都有兩面的虛空的裏面。有實在的。倒是我們尋常肉眼所看見實賢在的物事。却是虛空的。諸君若不信。請看世間上有堅固不壞的東西。長久不變的形體。沒有現在人認鋼筋水泥的建築。是百年不壞的。請到日本東京一看。三年前的建築物。現在都不見了。這些極堅固的工程。經了十分鐘的地震。就滅了。秦始皇造阿房宮。幾十年還沒完工。幾天就燒完了。又在驪山做陵墓。役幾十萬人。十年造成。不幾時。就被後人毀掘了。我眼見許多富貴人買田地蓋產業。預備子孫幾百年的享用。大概三五十年就換了姓了。又有些人花幾萬的銀建。造墳墓。不過幾十年。那些石頭又到了別人的墓上去了。這都是世人的聰所認爲積極和真實的物事。拚命的向這一路用心機營謀。爭奪弄到了手。自得。意。弄不到的。咨嗟嘆息。誰知却是冤枉白忙。生時招怨結仇。提心吊膽。到死的。嗚。明。子。業。

時還帶著許對良心不住的事進棺材去留了銀錢專爲子孫誨淫誨盜勸惰勸驕嫖賭逍遙楊梅鴉片陸續而來這都是無智慧的結果認空爲實認假爲真逞著自己的感情思想一意孤行不肯虛心研究古人的教義到死不明白自己的錯誤這是大可憐的。

大概世人有一個通病就是覺得我總是的心裏常想即使我不能比古聖賢也不至於十分離經的像我這樣的做人也很够了何必求得太深說得太精行得太苦呢聽見說某人立了什麼省克課程某人受持佛家戒律心裏就想這個書獃子把這件事看得如此要緊雖然也是好處但未免太拘束自苦又在社會上到處行不通做事都困難不如像我這樣隨和點好況且像我這樣明白道理的大體自然不會做出壞事出來既不做壞事就是善人了也就够了就做個孔子釋迦又怎麼樣呢見著刻苦自勵的人既是這樣的自己排解自己安慰遇著不如己的人更自己得意覺得世間上謬妄昏迷的人這樣多我總算是超羣出俗了這一類的人世上最占多數一知半解淺嘗輒止孔子說似是而非者佛說不究竟者聖人諄諄誨人如來苦口說法正爲此輩所以孔教要止於至善佛教說

究竟義就是糾正這種謬誤的觀念。孔子說要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孟子說五穀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又常說窮愁惄惄。但用引爲歎息無非要人把這事看得認真不可。含糊自誤所以說修養勿怠定但是做戒定的工夫先要破除我執若是有了一个我字亘在胸中聖賢佛菩薩就沒奈他何。所以孔子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意必固我四個字都是由我見執著發出來的佛經幾千卷都是教人破我執除我見說無我這層不能領會什麼學問都不必講這關不能打破什麼工夫都不能做若要問世上何種人最愚蠢可憐我就回說是自以爲不糊塗的人最愚蠢可憐諸君聽者必定覺得這話太過但這是真確不錯的大凡聖賢明白的人都是先把我的字當作大病醫治也就是把自己當作別人看例如曾子三省吾身孔子歎息說人不能見過自訟孔子大聖還自己時時自覺有過甚至晚年還說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說要學易纔庶幾免於大過那是講現在尙難免於大過很明白了說難免於大過小過就更不用講了所以我們要問自己究竟我們比孔子高些嗎即使同孔子一樣的聖智也就很用得着訟過改過的工夫了但是我們究竟覺察得

自己有大過沒有。若是還沒有覺得自己有種種的大過。那自然是比孔子更聖更智了。這種比孔子更聖更智的人。滿天下。皆是從我們良心來觀察這些人果真。是聖智嗎？若是不然。是什麼呢？這按語用不著說了。所以修慧有幾層工夫。一層係克己。一層係改過。一層係省察。克己必須要有一定戒律。非禮勿爲。係儒家的戒律。但是禮字很寬泛。若是不深知格物致知。在無自欺。無自恕。上切實做工夫。就會隨著自己的意思來解釋禮字。非禮也說是。在禮了。所以不如佛家的戒律。明白切實。根本戒五條。是殺。盜。淫。妄。酒。再分爲十則。係殺。生。偷。盜。淫。行。妄。語。兩舌。惡口。绮語。貪欲。瞋恚。邪見。再細的還有幾百條。但是若能把這五條或十條隨時奉爲規矩。不敢違犯。那麼這些遮蔽我們的智慧的物事。自然就少了。但是雖然有了個規則。可以遵守。無奈舊有的習氣。熏染已深。時常會發現流露出來。所以要做改過省察的工夫。改過係斷除舊有的習氣。省察係照管未萌的忘念。舊染不除。盡新汚不去。盡這光明的心地。就會雲霧騰起。來所以孔門要格物致知。省身自訟。佛家要常惺常寂。常照斷除一切煩惱。事物本不能牽引障蔽。原來事物。

障。蔽。我。們。的。心。止。是。我。們。的。貪。瞋。邪。見。煩。惱。習。氣。自。己。來。障。蔽。清。白。的。本。心。所。以。
聖。賢。佛。菩。薩。教。人。要。知。非。改。過。斷。除。習。氣。無。非。是。要。存。心。養。性。明。心。見。性。就。止。是。
要。明。白。莫。糊。塗。罷。了。

我們繙開歷史。總看見混亂時代多。又默觀時事。也覺得煩惱事情多。大概都是一般自命爲聰明才智的人。在那裏逞才用智。總想要富貴蓋過今人。功名蓋過古人。譬如王莽。曹操。袁世凱。一流人。從我們後人看他們的遺跡。他們的智慧究竟何如呢。又有一等學者。自覺學識過人。要以經濟用世。自以爲見解理想超過古人。這所發明係至妥極善萬世不易的良法。執著一己的見解。就殺人用兵。也要辦到宋朝的王安石。和現在的共產主義的人。就是如此。止緣我見我執太深。把孔子所說的意必固我四個字都做到了。既然心懷成見。不肯虛心考察。自然蔽聰塞明。糊塗的硬幹。俄國這六七年情形。在歷史上不過又是一個王安石的時代罷了。大凡這種害事禍世的人。隨時隨地都有。以上不過是歷史上最著的例。這些人所以弄到如此。止爲自恃聰明之故。自覺聰明的人。完全靠意識作主。他的真聰明已經被一個我字障住了。所以真智慧要從無我做出。要從虛心謙

卑。做。出。要。從。知。非。改。過。做。出。要。從。持。戒。克。己。做。出。有。了。這。幾。層。工。夫。心。體。方。能。定。

靜。庶。幾。不。至。於。大。糊。塗。了。

說佛法之利益

聶其杰
丁卯正月

予旣常以佛法勸人。有不明佛法之眞義者。輒曰。各教皆勸人爲善。吾亦惟爲善而已。不必信佛也。此言也。籠統含糊。誤人最甚。請析其義而辨其惑。蓋善者通義也。名詞也。對惡而言之謂善。猶地之稱東西南北。形之有大小方圓也。今有人焉。欲東向以往。必背西而行。然泛言東西。詎可漫無依據乎。則必觀乎日出沒之處。以定東西之點也。或憑指南之針。以確定四方之度也。苟空言方向。而無一標準。以定之。則吾之自以爲東者。未必果東也。吾之所以爲方圓者。度以規矩。未必果爲方圓也。循是推之。吾之所以爲善者。未必果爲善也。何以言之。昔有儒生數輩。問中峯和尚云。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善而不興。某惡而不報。佛說無稽矣。中峯曰。凡情未滌。正眼未開。認善爲惡。認惡爲善。往往有之。不恨己之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衆云。善惡何至相反。中峯令言其狀。一人云。詈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峯曰。未必然也。一人云。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峯曰。未必然也。因請問。中峯曰。利人是善。利己是惡。苟利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苟利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眞。利己

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真。襲迹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真。有爲而爲者假。世之所謂善者假多而真少。則自以爲善而實非善也。佛之爲教。使人修慧求明。期能辨善惡苦樂之眞。譬如依磁針日位以辨東西。持規矩尺度以定方圓長短也。此無形之方針矩度。卽良心是矣。同乎佛而以良心之準衡爲教者。厥惟儒道夫。佛與儒。非能別有法以教人。特能教人求良心之準繩。以自辨善惡之眞僞。更依止於至善。以復其良心之本眞而已。佛說則推闡更詳。辨析更精。究竟更明。指歸更確。如此佛法之所以尤爲至高無上也。其所以必推究若是之精詳明確者。蓋欲使人於異說有所折衷。於疑義有所辨惑。於趨向知止有定。於行持方便多門也。然其說雖詳。其義甚約。要而言之。曰惟求明佛言。菩提猶儒言明德。佛儒之所以異於尋常宗教者。卽在此點。各宗教重信仰而不許研究。佛儒重明辨而不許盲從。重信仰則所信者爲他。重明辨則所求者在我。夫明者萬德之本。種種善心由明而發。種種惡行皆由於迷。佛者明覺之目標。愚迷之導師。故以佛爲念。以佛爲歸。因心力之感通。得善業之果報。所以者何。佛法之用。由妙明覺知而見爲慈悲喜者。而捨凡學佛念佛者。已包含此大功德於一念之中。故誠心念佛者。確能受其利益。

得其受用也。蓋念佛則具懺悔之心焉。具慈悲之心焉。具平等之心焉。具無爲之心焉。具清淨不染著之心焉。具空觀之心焉。具恭敬卑下之心焉。具淡泊精一之作佛亦依如是等心以爲行持念佛之人所念者佛之名所依者佛之德德不可見見於其所說法法不可見見於我之自心以我之心證佛所說非徒虛想又證之以實行故一念在茲萬德具備證以孔子之言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豈非有至理存乎其間哉典籍所載言佛法靈感之事每有極其神奇出人理想之外者非虛語也夫佛法之力有若是之巨大者蓋由至善之心發而爲力善者大人羣心理之所尚心止於善卽以大人羣之心爲心故其力大而無上也然必離大迷入覺善乃真實真實之心其力乃鉅何爲真實清淨是也無爲是也無爲之善離大不雜人我之見佛說功德斯爲第一至有爲之善則有名聞利養功德福報之心存乎其間而此種種皆有數可量且小而有限者也無爲之善則無計度功德之心無其心則無數量之可言故言其功德不可思量也佛之爲教以是爲重布施行持須先離相慈悲喜捨非由外緣此非其他宗教所能企及也例如西洋諸教

亦重施捨。然定爲章制。失其慈悲喜捨之誠。甚者以名聞爲市易而行施。與此在歐美習見不鮮。準佛所說。是爲有漏善因。因地不眞果招糾曲。佛教所大忌者也。而不明其利害者。則惟以此爲事故。其結果雖亦得福享報。而愚迷無慧。因福造業。還招惡果。觀歐美人物質享用。特爲豐厚。其爲奉教施濟所得福報。蓋無疑義。固然其人縱欲肆志。嫉妬仇恨。很多造殺業。廣種惡因。禍報之烈。亦極慘酷。輪迴惡趣。更無論矣。所以者何。蓋其教惟知修福。而不知修慧故也。惟佛立教。悲智雙修。故佛教最盛之國。殺禍較少。而安樂太平較有可稱。例如暹羅。佛教最盛之國也。當列強之衝。獨能自全。緬甸次之。印度。又次之。(印度佛教久亡。今信佛者居極少數。)雖受外力壓迫。然猶豐富發達。人民安樂。日本爲半佛教國。千餘年來。日臻治理。西藏蒙古。佛教雖盛行。持已弛然。戰亂之世。猶免於禍。中國爲佛法昌明之地。然以人民總數計之。則信佛者亦極少數耳。顧雖如此。而普通人民。皆泛有其觀念。以因果禍福爲懼。而凶狠殘殺之人。較泰西之國爲少。窮僻之鄉。法律所不及之地。人人心中各有菩薩鬼神之觀念。孝悌忠信之策勵。固由孔子之教義植其基礎。而佛教影響。入人尤深。統全國之人觀之。中國爲一孔佛混合之教。然爲

道家巫祝所雜糅。故多失佛教之真趣。論人民之佛法信仰。殆猶不若日本之純一也。然日本比丘雖多研精教典。而疏於戒律行持。又視我國爲不如。故中日皆半佛教之國也。然卽此少數之佛教影響。已能利及人羣。統世界言之。東方諸國多受佛法之涵濡。其人民慧力較西方爲高。德性較之爲醇。而歷史上戰爭殺戮之酷。亦從來無若歐洲諸國之甚也。此悲智雙修之教義。確有效驗之徵也。又就一家一人觀之。誠奉佛法以行持者。小行小效。大行大效。其感報若形之於影。莫或爽焉。記載之見於古籍者。班班可考也。然不解佛法之精義者。以爲佛法不過宗教之一種耳。安有若是特殊之效益。此殆附會之談耳。予嘗就親友交游家世考之。並於其子孫覘之。以求其禍福盛衰智愚賢否。由大抵於其佛教之信仰如何。有可印證。其事信有可徵。故知古人非妄語。欺人也。蓋佛法之異於尋常宗教者。不在信仰之祈禱。而在實行之發心。發心者。造因也。善惡之實行。皆由心起。因既造矣。其感報有不可避免者。故徒信仰祈禱諸佛菩薩。於我無能爲助。仍須自向本心懺悔洗滌。然後知發心之爲重也。故信佛念佛者。非如其他宗教之專一依賴外力而已。信佛念佛之間。則有自己懺悔之意存焉。有自己努力之意存。

焉。有存誠去妄之意。存焉。有改過遷善之意。存焉。何以故。佛以是爲教。故佛之成。等正覺。皆由努力精進而來。則知以學佛爲事者。亦不能空言祈求。空言敬事。信。教。離。一。佛。亦。卽。不。離。十。善。業。道。六。度。萬。行。之。修。持。觀。照。此。佛教。之所以。異。於。尋。常。宗。教。信。仰。也。蓋。佛。法。者。體。用。並。大。理。事。同。資。理。以。印。行。行。以。嚴。理。故。一。禮。一。念。之。際。六。度。萬。行。之。發。心。繫。焉。至。其。所。以。具。大。功。德。之。故。則。尤。以。佛。法。教。度。衆。迷。俾。知。辨。真。妄。苦。樂。更。使。知。由。苦。得。樂。之。方。便。法。門。而。得。究。竟。解。脫。故。循。其。道。以。修。行。者。離。苦。得。樂。實。有。可。徵。焉。此。非。理。論。之。空。談。而。爲。事。實。之。真。諦。故。非。其。他。泛。言。勸。善。之。宗。教。而。不。明。究。竟。義。者。之。所。可。比。倫。也。其。功。德。之。大。利。益。之。曾。又。何。疑。焉。或。曰。作。善。降。祥。積。善。餘。慶。儒。家。言。之。矣。何。必。學。佛。答。之。曰。必。能。如。孔。子。之。言。克。己。復。禮。仁。民。愛。物。致。知。毋。欺。戒。色。戒。得。則。庶。幾。有。真。善。之。可。言。耳。否。則。口。言。仁。恕。而。口。腹。繼。慾。多。造。殺。業。外。貌。清。正。而。非。分。取。求。心。實。穿。窬。至。於。色。慾。尤。視。爲。本。分。內。事。不。知。其。爲。衆。苦。之。本。萬。惡。之。源。若。夫。妄。言。巧。詞。綺。語。惡。口。尤。爲。吾。儒。通。犯。慣。病。又。若。

酒能亂性。孔子節之。而文士騷人以爲風雅。醉亂無度。此數者爲佛家根本戒律。儒家雖素聞相類之孔訓。能重視之否。故儒家多有自以爲行善而反獲惡果者。蓋由止善復禮之不出於眞誠耳。所以然者。儒家僅言其爲義所當然。禮有不可而爲善去惡。不得出於邀福避禍之心。此惟上智者能之。常人見理不明者所不能也。佛家則挈其綱要定爲戒條。又闡明輪迴因果之理。使知警懼。故循以修持者。其受用更爲切實也。或又曰。耶教亦以勸善教愛爲重。何以言其有害。答之曰。耶教託名上帝。似教仁愛。故苟不深研其教義。但聽牧師之口頭門面語。一若基督教三字卽仁義道德之代名詞也。進而觀其書。則荒謬惡劣。出人意外。其上帝貪亞伯拉罕之供奉而許以權利。與之結約。是爲舊約名稱之所由來。其戒律十條。除抄襲佛戒數條外。餘皆嫉妒狂妄。荒謬可笑。弊害無窮。其新約則公然言耶穌降生以後。雖善義不得赦贖。惟賴耶穌之血。乃得救贖。夫歐西戰禍。純爲權利仇嫉。不重善義之故。一研究其所謂聖經。始知此權利仇嫉。不重善義之訓育。有所由來。故泛言信耶教似屬無妨。而不知信耶教者必進而研究其所謂聖經。而此悖道害義之訓育。卽隨之輸入。以爲造惡之種子。要而言之。彼教所謂上帝。非

世人心目中聰明正直仁慈博大之上帝也。此則多數人爲其所欺瞞而不自知者也。予見有多數儒佛之家。捨其舊有之禮教而從彼教之俗習者。無不皆致惡果。一一有可指證。予嘗推求其故。知感應之道實有可據也。蓋循儒之教。則常有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之目標在其心中。以爲準則。循佛之教。則有五根本戒。十善業道。輪迴因果。迷覺染淨之名理。以爲警策。故卽但事推崇。已屬有益於人。有功於世。（雖尋常信佛者。未必皆知其意。然起信入門。爲研究之初步。故但事推崇。卽爲功德。）今循耶之說。則曰善義無效。信我則賞。苟事我者。仇嫉貪爭。恣汝所欲。我皆與汝。縱入教者。明白大體。不卽效其惡行。然卽但持此發揮惡訓之書。而名之曰經。稱之曰聖。加以尊崇。已不啻煽揚毒焰。況同時不免輕蔑真實善義之教理。致使他人昧於邪正。迷覺之途。而陷於惡業。其終致咎戾。又奚足異哉。

因果之理必通三世說

龍溪

因果之義。詳見於佛說。由一心生萬法。以萬法歸一心。其理至精深。誠非淺陋。吉凶特其淺焉者也。中國古聖以陰陽吉凶盈虛消長之理垂教。蓋與因果之理悉合。伏羲作八卦。文王周公。孔子作象彖繫辭。皆此義也。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猶專就吉凶以明因果者也。因果之義大矣哉。蓋因果者。譬如形有影。聲有應。又如摩擦以生電。乘除以得數。皆有定量。悉如其原有之分劑。不能有毫忽之參差。苟可有參差者。卽不得名爲因果矣。蓋因果之程式。爲一定而不可變者。苟可以外力變之。則因果之理失據。故曰不得名爲因果也。譬如以三乘二而得六。此一定之程式也。若能以外力變之。使得數爲五或爲七。則數學之公式失據。而不得名爲數理矣。因果之理與數理同。數理不可變。卽因果不可變。若因已形成。則果必出現。其數量亦必與所造之原相應。其不應者。必已別造他因。混和其間。故也。然世人多以一時之得失。疑因果無憑。又或以愚迷之眼光。謂報應有爽。蓋未知今生之享受。來自前生之業。因而今生所作善惡諸業。其受報又在後世。非大善大惡之心力。不能變易今生應享之命運也。證以八

字推算命運之應驗。則知業命之說有據矣。（詳見拙作業命說）業命有據。故知一生之智愚賢否窮通壽夭已一定而不可移。必有其故。此命何人所定耶？若謂爲天神上帝所定。則何以厚彼薄此。如是之不均。若謂以厚薄爲善惡之賞罰。則何以孩提之童。未有善惡之造因。已有禍福之差別。若謂爲父母行善作惡之賞罰。則何以有父母作惡。而子孫福報甚優者。父母行善。而子孫命運乖舛者。故以禍福歸權於上帝。而不明輪迴之理。則其說皆不可通也。宗教家離輪迴而言因果。強歸之上帝賞罰。及見禍福無憑。賞罰失據。則謬之曰。神意高深莫測。天道微妙難知。夫神者公明正直。而必以人情爲準。世豈有不可測之神意乎。天道者圓通精確。而平實近易。然不在吾人良心之外。世豈有不可知之天道乎。司馬遷以盜跖日殺不辜。暴戾恣睢。竟得壽終。而顏回屢空早夭。伯夷叔齊餓死。以爲天之報施爲不可知。世儒之以天道報施多爽爲疑者。豈獨一司馬遷哉。惜其未聞輪迴之說也。或聞之而執一己之見。不信其爲真實。故善者日以怠而惡者日以肆。吁可慨也。彼若明輪迴之理。則知今生之命。本乎夙業。而今生善惡。又報在來生。來日甚長。且不止於一報。而將及於永劫。則善有所勵。而惡知所警矣。顏回與

夷齊慧高而福薄。蓋夙世厚於自修而薄於利他濟衆之功者也。盜跖福優而慧劣。蓋夙生有布施之功而不事學修道義者也。然顏回夷齊雖今生薄於福而能尊德樂義。則來世之福慧增進。有可必者。(福報由於布施利濟。慧報由於精進修持。克己復禮。使天下歸仁。以身殉義。使民德歸厚。是爲法施。爲布施之最大者。)盜跖雖仗夙世善業。幸得考終。而因迷造惡。則後世之沉淪惡趣。償其罪報。有可必者。明乎此義。則不致欣羨一時之虛榮利祿。以自陷於殺盜淫妄之罪。蓋知凡造惡業。遲早必報。不何幸逃也。不明此義。則惟以此生之利樂是計。不惜使貪使詐。損人益己。天下禍亂之所由作。皆緣不明輪迴因果之義之故也。或曰。宗教家言天堂地獄之賞罰。不亦足以勸懲乎。答之曰。宗教家之天堂地獄。其義甚狹。且窒閼而不通。不足以起智者之信仰。引狡者之欣厭。宗教家言但信仰其教。即入天堂。姑假定其信仰。卽爲善功。然善豈無大小之數量。功豈無多少之等差乎。小善大善。同一入天堂。且一入而永不復失。抑何其簡易板滯也。又言不信其教者。則入地獄。姑假定凡不信彼教者。卽爲惡業。然惡無大小多少之數量。等差乎。小惡大惡。同一入地獄。且一入而不復出乎。抑何其武斷嚴酷也。明輪迴因果之

說。則知世界人事之複雜萬變。與人心之複雜萬變。息息相印。無一成不變之事。境。卽無如是板滯簡單之賞罰。故佛有心量之說。明乎心之有量。則知善惡有量。猶梓匠輪輿之工事有數可計也。匠人計工而論酬。心量因業而感報。其業萬殊。其報亦萬變。天道既爲福報最優之地。決不能以小福德而同入天堂。永受福報。地獄旣爲罪報最苦之所。卽不能小罪過而同入地獄。永久沈淪。是故有三界六道。四生億萬差別之境。各隨人之別業趣。以受生。以了其所造之因而一道之中。其福罪程度。亦各異其趣。卽如此人間世者。蓋天堂地獄修羅鬼畜諸道。一一備具之地。不觀乎世有生而福報優者。然福之中有時而有禍。亦有生而禍苦多者。然禍之中有時而有福。其雜糅變幻。若是其萬殊也。何也。心念時時不停。善惡相間。發生善人。亦有時而萌惡念。惡人亦有時而有善念。有一念而造極大之善功。足以消千百之小惡。有一念而成極大之惡業。足以蓋千百之小善。則其受福罪果報之先後長短。隨之而變。譬如債主追債。强者先牽。故生天者不必其罪報之已完者也。天道報盡。還入他途。受罪報以償清惡業。入地者不必其全無善功者也。地獄報盡。亦得生人天受福報以償清善業。此其大致也。總之吾人一念之動。

必形爲事象。仍復以此幻身經過此幻成之事象。以完了此一念已造之因。試舉目以觀世人。有富貴安樂潭潭府中之居者。必其前生樂施濟衆者也。有貧苦疾病矻矻泥塗之役者。則前世慳財巧取者也。有隨處皆遇善緣。居危獲安者。則前世之慈悲利人者也。有終身憂讒畏譏。所如不偶者。必前生之計謀機巧者也。有室家和好子孫賢孝者。必前生之敬老慈幼推己及人者也。有骨肉乖離鰥寡孤獨者。必前生之止謀身家損害公衆者也。如此之類。可以推測。總之凡一事境決無偶然者。如鏡中之影。美惡態色。非鏡自現。由彼對鏡者返照而見也。世界一大鏡也。就中之形形色色。皆鏡中之所現相也。物質之鏡。越空間而顯形。世界大鏡。超時間而呈相。其爲本體（所謂本體亦假定之名原亦幻體也）。與幻象之對待。則同吾輩肉眼。惟見鏡中之形。以證其爲有對待之體質。若夫從時間之鏡。推證萬象之本源。以見其同有對待之幻體。則惟具大智慧之眼者能之。吾輩凡夫。皆僅具肉眼之人也。譬如盲人對鏡具形。不能自見。旁有不盲者。告以鏡中形態動靜與己身之形態動靜一同。無稍差爽。盲者。決不解其故。將疑將信。然平時深知此人能見各物。所言他事。皆有證驗。此所言者。當非虛妄。又證以其他有目能

見者之所言。與此人所言者。悉相脗合。且各言其回光返照之理。與事印證。而無滯閼。此盲人者。遂因其言以究其理之有當。並以知其事之非謬。故己目雖無覩。而能瞭然於事狀之真象。與能見者無異。則是人者可謂盲於目不盲於慧者也。吾輩凡夫。大抵盲於目者也。大鏡當前。一無所覩。手捫鏡台。不知爲鏡。鏡中有影。尤無所覺。有能見者。告以鏡象。以無見故。反謂彼妄。伊古聖人。有目者也。伏羲以降。至於孔子。皆詔我人以鏡中之形。而能言其故者也。釋迦世尊。殷殷垂教。析其義蘊。精入毫芒。明其旨者。則知萬法唯識。三界唯心。空間時間數量體質四者。以爲因緣。成一合相。吾人肉眼。但見塞空間之物質。不見超時間之因果。而自大覺之慧眼觀之。物體與鏡象東西對待。不因遠近而生變易。亦猶前生後生因果。相應不因隔世而有參差。空間事象對待。顯然肉眼能見。纖悉無遺。然一紙之隔。紙外無覩。時間因果對待。亦同然生死相續。神識變易。五蘊障蔽。如紙障目。惟見此生不通夙命。是故吾人當研輪迴之理。究受生之由。明神識（卽靈魂）之爲迷。信智慧之有在。則當捐除我執。遠離邪見。以聖哲言訓爲師。以正法眼藏爲的。庶幾得解脫之門。登大覺之城也已。

業命說

聶其杰
丁卯二月

世人對於不可知之事。則委之於天。對於莫如何之事。則付之於命。東方古訓。皆以此爲教。而其人之泛信天命者。亦居最大多數。西方之人。以上帝萬能立教。則信天而不信命定之說也。物理學家。則以事無左證者。皆不可信。故不信天。尤不信命也。夫恃耳目爲聞見。因色聲辨有無。以度量計長短。以世智爲辯聰者。其言固當如是。然而世固有耳目不能察。色聲不能辨。度量不能施。而世智不能測之物。非獨玄學爲然也。百年來。凡賴科學以考得之結論。色聲可證。度量有據者。近依最新之科學理論。按之多爲妄也。然則耳目未可恃。而世智未可憑。亦明矣。命運之說。循物質之眼光。以觀之。誠無當焉。然而數千年來。聖哲倡其教。記載有其事。而及身所經歷者。亦鑿鑿有其證驗。故與其依據科學。謂古人爲愚妄。毋甯篤信古訓。憫科學家爲無慧也。大抵處境順利之人。決不信命運之說。亦決不暇研究其事。凡其所遭際。享用。皆自以爲其才智之所致也。而運蹇緣慳之人。則又不反躬自省。而委之於氣數。故凡研究命數之說者。苟非出於運途多舛。則必爲希冀富貴之心所驅。皆非知命安命之君子所許者也。因數奇與貪得而後問命。其

失與惟知物質而不信命者等。予早年篤信科學三十歲時則盲從西教者數年。蓋心目中以爲西方之政教學藝咸高出我上而我之學說皆空疏無際。我之學說教義不如泰西。殆猶其機器製造之不如泰西也。於是幾欲舉我之聖哲古訓盡棄之。以從彼文明大國學。其所謂有系統合科學由精密計算分析而得之。進步學說功效理論者。如是者亦有年。歐陸戰終。予再西遊。目覩歐陸之慘狀。而細察其致此之由於是恍然大悟。知彼所謂循科學以得之一切學說理論。其無裨實用。尤甚於科學家心目中所鄙夷之東方學說。蓋科學必以平均數爲結論。不許以理想推測爲準。然而觀察政教學術之利鈍得失。則必以數百年之通計之。雖百年間之興衰成敗。猶未可據爲定論也。泰西工商業之興。未百年也。科學至精者莫若德英。故其強盛亦莫與京焉。然最强者先敗矣。英所恃以强之工商業。今已一致衰落。且以世界大勢觀之。更無復興之望。則此後之命運。有可預卜者矣。不獨英德然也。其他恃工商業以爲富強之國。此後皆將爲社會經濟力所迫而生變化。昔之以大資本壟斷。以武力壓迫。脅取他國。非分權利之事。與夫賴科學發明種種奇技淫巧。奢侈物品利用人類心理之弱點。誘起其欲望。而吸收其

金錢之事。皆將爲今後社會革命趨勢所排除。非世界人類昔愚而今智也。生活問題迫之使不得不然也。而所謂科學與工商業進步者。自此而見其限度焉。凡恃之以立國者。立失其據。而後知以簡約爲教之東方國土。固有不敗之道焉。其道維何。曰勤儉信義禮讓謙卑也。蓋卽反西方之功利學說以爲教者也。循西方之學說。固自有其可覩之效驗。然人之欲望縱恣橫決。遂爲其天然之制限。使其前有之功效。悉推倒無餘。而其人民所感痛苦深矣。循東方之學說者。亦自有興衰治亂之時。不能逃盈虛消長之公例。然其造惡較小。則其感報亦不如彼之酷。卽偶有災禍喪亂之來。爲勢較爲和緩。而人民遭遇之者。縱使物質上感困乏。而精神之痛苦則不至甚烈。此東西教義成效之不同也。夫循純粹科學理論以推測。則世間一切事物似應有進而無退。而事實之經驗殊不然。凡科學工業最盛之國。其死亡痛苦不能減少。而愉快幸福未嘗增多。且或適得其反焉。在科學則無以解之。惟有曰。理論與事實不符而已。其在東方聖哲之所教。則證之事實。而無不符焉。其教維何。曰命數是也。夫欲究命之定義。不可不先研究數之意義。數者何物耶。理之所生也。亦卽理之見於事象者也。理無所附。因心而見。象數無所

憑亦因心而有。是故理爲性體之靜。而象數爲心用之動。故數始於一。一生二。二生無量數。一者太極也。太極生兩儀。而衍爲萬變之易象焉。其在佛說。則曰。一切萬有。微塵世界。皆由一念而起。所謂一念三千也。故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總之萬有之事物形相。由我妄心之所生。萬變之事理境界。皆由我妄識之所見。顧所見之象。與能見之識。兩皆爲妄。而此非真非實之萬類物象。固隨此妄識而羅列於世界中。且井井有條。歷歷可按。千歲之日至。可坐求其故。蓋凡屬物象。皆有數。厲其中。所謂時空量質四者。爲一切數學科學之基本。科學家尊而重之。以其有度量可施也。然而人之生死長短。祿享豐薄。際遇盛衰。乃至一地一國之隆污興廢。以歷史按之。起伏嬗變。若寒暑之相代。日月之更迭。獨無可量耶。古人有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以歷史記載考之。亦班班可據也。彼其所積所餘者。皆數量之事也。

顧此雖有數可量。然非可以器而測。蓋所謂善惡者。心之事也。心體爲形而上之物。無質可見。故在徒知有形而下之科學家。(卽器學家)莫能知心量之有數也。然事實上象數之有加減乘除。猶夫因果之有加減乘除也。生死盛衰。以爲其

象有象必有數。此千古之定義也。時空量質之數。以數目尺度計之。心量因果之數。以陰陽消長度之。伏羲畫八卦。文王周公孔子演易爻之義。大撓氏作甲子。以干支相配。後世推衍其用於卜筮。命數循其法而推算不誤者。則事可前知。效極神奇。數命之術。有一定方式。猶代數幾何之。有一定方式不可移易也。因陰陽五行之錯綜。而得生尅消長之指數。此指數之字。隨所遇合而變易其吉凶禍福盈虛消長之意義性質焉。其有不驗者。則由推算者辨其意義性質之不明。猶算學之推數有誤也。非數之咎也。故一研究其理與法。則知數命之術實爲科學之一事。非玄學也。夫人之生世壽夭窮通智愚賢否。能與其所生年月日時有如此密切之關繫。乃至與其所居之地方所遇之事境。咸有連屬之關繫。其事亦神奇矣。誰爲爲之。孰令致之。此豈可置之不論耶。在宗教家凡事推之於天神。曰人爲上帝所造。其窮通壽夭皆上帝所命。不信數命之說。且反斥其誕妄而數命之說。實確鑿可證。古籍所載。親歷所見。事實具在。不可推翻也。且使假令人之壽夭通塞。賢愚苦樂。皆由上帝所定。則其定之也。以何爲標準耶。依宗教之說。則人皆爲上帝之民。天父之子。而乃豐於此而薄於彼。其公正何在耶。若謂上帝以禍福窮通

爲賞罰。胡爲孩提之童。未有善惡之行。已有禍福之報耶。若謂其壽夭通塞。賢愚苦樂爲偶然遭值。而無與上帝之事。則上帝與人生之關係。又何在耶。彼無詞可答也。儒家知命之有定。而不言三世因果之理。故不能說命之究竟。夫命既定矣。此命究何自而來。且以何者爲準。乃一定而不可移耶。嬰孩初生。而一生境遇已定。而壽夭窮通。賢愚苦樂。萬有不齊。苟非有前生後世之說。何以通之。苟非有善惡因果之義。何以解之。故言命之理者。莫詳於佛教。所以者何。佛以慧眼洞見一切。十方三世。無所障礙。其所言因果感報。皆依實而說。其見過出時代。遠至歷劫。猶我人之能見目前事境也。明乎此者。則命定之說。始有依據。福報之厚薄。壽命之長短。各隨其前生所造善惡業。因而成爲今生之遭際。命運能精推其數者。則知其所得之數。各如其分。無或差忒。然後知心量之說。有據。惟其有量。故有數可按。於以知吾人起心動念。一一不落空際。譬若形之必有影聲。之必有應也。此心中之形聲。吾人大都所不自覺。迨影已見。響已聞。而猶莫知其所由來。此釋迦如來所爲悲憫吾人之愚迷。而諄諄啟誨。令知此影響由於我之自出。使及早。自向心中發聲見形時。檢點使此形聲皆不起者。上也。其次則使此所發之聲所見。

之形勿屬惡劣。以致後來自感恐怖。此佛說因果之微旨也。所謂心中之形聲者。因也。其影響則果也。故心動卽爲因。有因必有果。隱獨之際。須臾之頃。起心動念。似無關乎重要。而後之命運。遂依此而立。甚矣其可畏也。故佛家不言天命。而曰業命。業因也。命果也。言業命。猶言因果也。知業命之理。則昔之所謂不可知者。實無不可知也。昔之所謂莫可如何者。亦非莫如何也。往者不諫。來者可追。佛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今日命之所由來。旣由夙業之所成。則修身所法。以俟之可也。懺悔而改造之。亦可也。（見袁了凡立命說）而來世之命運。則由我今日立之。我之爲善爲惡。皆我所自主者。非莫可如何者也。迨夫善惡已發於心。形於事實。乃眞莫可如何矣。世之不知命者。則日扣於星者之門。而問以吉凶休咎之事。縱能推算無誤。而於我實毫無所裨益。故吾人與其間。窮通禍福於陰陽五行。無甯察善惡誠僞於隱微方寸。知命之爲業。而業根於心。則知正心修身之道。卽立命之方。有志於此者。學之於孔孟之言。而究竟之於佛所垂教。則得之矣。

業命說



王小徐先生撰科學之根本問題

歐克里得著幾何原本 Euclids "Elements" 推論精確。爲後世以科學方法治學之始祖。顧其公論十二 Axiom 12 不爲後世多數學者所滿意。猶如偉大建築物營於流沙之上。未免根本動搖。故羅巴怯夫斯基 Lobatchewsky 等得撤去此公論。別演爲非歐克里得幾何 Non-Euclidean Geometry。雖然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吾人學問固莫不以常識爲基礎。蓋所謂科學方法者。無非依邏輯 Logic 規律。據提案以求斷案耳。所得之斷案爲新學說。爲新發明。所據之提案。非爲常識。卽爲他人先得之斷案。然先得之斷案。仍必據他提案以得之。故其最初之基本提案。終必爲常識無疑。至於常識究屬何物。雖有時亦得藉科學以回溯一步。而其方法仍不外據他常識爲提案。以求此常識之斷案。以爲此常識之說明。其不能窮常識之源可知。故關於時 Time 空 Space 量 Quantity 質 Mass 等常識。其爲自然科學之基本提案。實與幾何原本之公論無殊。且其不能使人滿意。未必愈於幾何原本之公論十二。故今日之自然科學。雖發達已至可驚之程度。當知其基礎仍築在此。未有滿意說明之諸常識之上。更端以言之。

則今日之科學可稱爲歐克里得式之科學。而撇去此諸常識亦仍可別演爲非歐克里得式之科學也。非歐克里得式之科學爲何。三千年前印度淨飯王家悉達太子所立之佛教是也。夫歐克里得幾何基於一直線上同平面之諸垂線。無論如何引長其距離。恆不變之常識。而非歐克里得幾何。則基於認此諸垂線爲或漸湊近。或漸遠離之條件。今自然科學基於物我對待之常識。而佛教則立萬法唯識。萬法者。一切心理。生理。物理現象。上文所謂常識。與立於此常識基礎上之種種科學問題。皆是唯識者言。其唯是心理作用也。然心體本來空寂。生識乃由於迷。因迷造業。因業感報。同業感總報。異業感別報。種種科學問題。與其所基之常識。皆不過吾人夙生同業所感之總報而已。而即此業報。亦無實體。唯是心識。故曰萬法唯識。故曰今日之自然科學爲歐克里得式之科學。而佛教爲非歐克里得式之科學也。或曰常識雖非可以邏輯證明。然爲人類之良知。至誠无忘。彼違反常識之非歐克里得幾何。不過等於游戲問題。無裨實用。佛教既爲非歐克里得式之學問。則亦安足研究乎。曰人類心習驟視之似良知。細考之而知其不然者。不勝縷指。大地平衍似良知也。地體靜定。星日運行似良知也。物質依平

行線墜落似良知也。若謂違反常識者不足研究。然則力學天文學證明物質相吸及地球繞日。科學家何以信爲的論乎。又如物質永存 Conservation of matter 能力永存。Conservation of Energy 告與常識違反者。而今則已成爲科學上顛撲不破之原則矣。至於時間與三乘之空間 Three-dimensional Space 互爲獨立。此吾人極堅固之心習也。而愛恩斯坦 Einstein 據天文學之記錄。及高深之數學。證明時間與空間相涉成一四乘之幾何。又以物質散佈其間。更使此四乘幾何由歐克里得的變而爲非歐克里得的。爲物質相吸之說明。非但違反常識。抑且有類於代數學中之幻量 Imaginary quantity。迥非吾人心力所能想像矣。然自其說出後。舉世科學家方交口頌之。未嘗以其違反常識而鄙爲不足研究也。何獨於此萬法唯識之論。乃以違反常識疑之乎。或曰物質相吸。地球繞日乃至愛恩斯坦之相對論。皆積精密之實驗與計算。以證明普通見解之矛盾。與夫科學新說之密合。而後乃以學說易常識。今欲以萬法唯識之論代物我對待之常識。有何理由乎。曰解剖學證明人之見物。不過眼底網膜 Retina 起化學變化。其聞聲不過耳內毛細胞 Hair cell 之震顫。然則我之見性。聞性。

未越網膜毛細胞一步縱有與我對待之物我何嘗能見聞之不特此也我固未嘗自見我之網膜毛細胞何況其與我對待之物所印之遺跡更何況於能印此遺跡之物然則物我對待之見解果有何種根據乎至於萬法唯識固佛與地上菩薩得無分別智者之所親證子自未修觀行而不信佛說此何異於不學無術之徒自未習自然科學行科學實驗演科學計算乃斥物質相吸地球繞日物質永存能力永存及愛恩斯坦相對論等爲無稽子其認爲知言乎或曰然則子已得無分別智證唯識實性否曰不妄雖未親證唯識然閱三藏十二分教理由充足信其決非妄語耳子信科學豈曾於科學中種種問題一一自行實驗自行推算證明乎抑大多數仍據前人記錄聞前人說明認爲理由充足而信之耶或曰算證明乎抑大利固有實事可徵也反觀佛說利樂有情未有實證無乃徒屬理想乎曰所謂苦樂者以人心之欣厭爲準則乎抑僅以物質之精粗豐儉爲準則耶若謂人生在世不問心中感想之如何而唯隨事物以流轉是說也恐無人肯承認之然則苦樂固當以人心之欣厭爲準則無疑也故簞瓢陋巷有不勝其樂者存焉而

高樓汽車。有難言之苦者存焉。且今世物質文明教人以任性縱欲。然世間之物力有限。吾人之所欲無窮。分配勢不能均。而競爭殺戮之禍乃愈烈。今其成績已可覩矣。增進愉樂之效。固如是乎。竊願學問界之先進。對此根本問題。一潛心研究。毋徒墨守此不澈底之科學家言。而故步自封也。

小徐先生以電機工程畢業於英。嘗發明交流變直流之變壓器。在英國請得專利。其科學之精邃。夙爲工學界所推崇。辦大效鐵廠數年。製造柴油引擎及發電等機。成績甚著。現充中國鐵工廠總技師。予夙佩其學品兼優。初未知其於內典亦研深若此。此文非博通最新科學而兼通內典者。不能作誠極有價值之文也。

其杰識